

第一片叶落下不过短短几天，街上便飘满紧裹的衣裾，五颜六色的伞不知从哪里突然冒出来，在挟着微寒的雨中，在深深浅浅的，绿色黄色交错的树丛中，如春天山坡上的野花朵朵绽放，色彩鲜艳，瑰丽多姿，确认过眼神，这便是秋了。

## 煮一壶白茶温一段时光

张梅

午后，薄雨在窗外淅沥着，若有若无，若隐若现。煮一壶白茶，一盏在握的片刻，那些远去的时光竟无端地鲜活、生动而温暖了起来。

水沸，提壶，沏茶，出汤，一气呵成。水入壶中的瞬间茶叶片刻震颤，仿佛始料不及，接着便缓慢舒展，仿佛自梦中惊醒，仿佛是冬眠后的复苏，又仿佛是四季轮回后的生命重生，随即便开始尽情的升腾、舞蹈，如同千手观音的那场无声的舞蹈表演，撼人心扉。不过几十秒的光景，茶叶便恢复了平静，慢慢沉入壶底，仿佛夜归的美人鱼。这时，柔软陈韵的香便飘了出来，在空气里弥漫升腾，不绝如缕，仿佛置身于森林、花海、果园，置身于你想象不尽的岁月光阴。

茶汤入盏，浅黄带橙，高光透亮，甫一入口，浓郁纯正，花香淡雅，甜香沁脾，绵柔顺滑如清泉涓涓流淌，绵柔中带有淡淡的回甘，舌尖上留下的是清甜舒适。一泡将尽，二泡入口时，滋味慢慢浸润出来，醇厚舒适，口腔余香萦绕，圆满柔滑，醇爽的润感让人倾心。果然，历经时光的白茶自带岁月赋予的独特香甜和悠然神韵光环。

喜欢白茶就是她，不炒不揉的素雅与纯粹态度，在花样翻新的当下，白茶可谓热闹中的寂静，喧哗中的宠辱不惊。最接近自然的鲜甜口感简约而不简单，无论是新白茶的“清甜”，还是老白茶的“甜润”，细品，终需时光。“一年茶，三年药，七年宝”说的大概就是白茶的寂寞属性。春夏秋冬，几番轮回，茶香里沉淀的是爱茶人心中的光韵。

白茶经常能喝到的主要有白毫银针、白牡丹、寿眉。白毫银针是白茶中谦谦君子。他的鲜爽与毫香让人一见倾心，入口难忘。他的香气清纯，清鲜嫩爽，汤色清亮，淡而不寡，妥妥一副卓尔不群的君子模样，浅交难觅其好，深究方会其妙。

白牡丹是白茶中的妙龄女子。她的甜醇不负其名，清香纯正，味醇而甜，茶汤稠厚挂壁，芽叶兼具则滋味更饱满，变化更丰富，工艺、环境和地域特别点不同，白牡丹则可展示出无限可能性的味道，仿佛妙龄少女的千姿百态的美。

寿眉是白茶中的睿智老者，茶如其名，他给人的印象是苦尽甘来的那种甜。相比白牡丹的细腻润滑、白毫银针的鲜爽，寿眉的茶汤稍显平和，一如睿智老者的笑而不语，不动声色。寿眉最大的特点是可以久存，在时光中慢慢发醇，在岁月中愈发沉醉。

## 草木有情



郦亮

毛头由爷爷领着回来时，手上擦着一枝小花。它是路边最不起眼的那一类春天的花，但毛头如获至宝攥得很紧。

这是一个植物日渐充盈的季节。毛头对物候的变化十分敏感，也有她自己的理解。毛头在公园里与一个小姐姐玩皮球，临别时很是不舍，两个小家伙竟然以交换落叶的方式给彼此留个念想。那小小的落叶，毛头捏在手心久久没有丢弃。

对毛头这种“以叶赠别”的做法，我们很能理解。家中桌子上的玻璃板下压着几片树叶，这是几年前的秋季在巴黎游历时随手捡的。叶子虽已枯黄，但每每看到，总还会想起那时的快乐。

所以，谁说草木无情，草木简直承载了一切记忆。这个道理，毛头应该是懂的。

近来，从浮躁彷徨，到淡然心安。不为外物所恼，处理好日常工作，就读书，看电影，听音乐。日复一日，连春光都跟着明媚了。春的讯息，轻拍窗棂，郊外野花该开了吧？

恐怕我闷，相熟编辑刚复工，就寄来《时间的玫瑰》，是日本园艺家写的，介绍玫瑰品种的科普书。家里没有玫瑰园，纸上卧游，过瘾。

玫瑰这么雅的名字，自域外来。野生古玫瑰品种不多，现代流行品种，大多是人工杂交而成。许多园艺大师为“研发”玫瑰着迷。有人图经济效益，更多人却出于热爱。老明星伊斯特伍德去年拍了一部《骡子》，国内也公映了。男主角就是为经营一座花

园，倾家荡产。他研发种植的花卉得了大奖。在颁奖酒会上，看他那高兴劲儿，一点也不像身无分文。爱花人，大多善良。

童年时，姥姥家还有院子。满院花台都种“玫瑰”。大人说叫“月季”，中国玫瑰的一种。月季花期长，能从五月一直开到十一月，特别适合北方生长。人小不懂惜花，逮着机会就上掐一把，毛刺扎手，是常事。若被姥姥看见，还要呵斥几句。我跑去向妈讨饶：姥姥好凶啊。妈说，现在你姥岁数大啦，脾气好多了。姥姥年轻时，遭过

大病，心焦。

是哦，自打我睁眼看世界，第一眼认识姥姥，她就是那个驼背老太太。我越长，她的背越弯，整个胸部，就像被地心引力牵拉着，向下沉，只有头高昂着。

我幼年体弱，总跑医院打针，没法正经去幼儿园。妈跟姥姥商量了几回，让她在家带我。她就是不干，说不喜欢小孩，要去工作。妈说，你姥姥在街道生产组编线轴，弯腰，缠起来特别费劲儿。可惜，她写得那手好字了！姥姥生于1928年，高中毕业。她爹开明，说女孩也得上学。

姥爷去世后，姥姥就和我们过。闲聊时，我问她，小孩就那么惹人讨厌？她幽幽地说，怎么会呢，孩子是家里的天使，喜欢不完呢。不要因为没照顾你，记恨我。我必须拖着病去干活啊，得给远在天津，同父异母的弟弟寄钱。

当年，由于姥姥家没男孩，她父亲就娶了小老婆，又生了两个孩子。孩子们十来岁时，太姥爷过世，家里一点收入也没有。那边的大儿媳主给姥姥写信，开头就写：大姐，你不认识我们。我们的爸爸去世了，我们走投无路，才给你写信。从收到那封信起，姥姥和姥爷每月给未谋面的弟弟寄十块钱。那年月，这是大数。一寄就是十年。

这些年，我悟出了姥姥身上有玫瑰品格。就像法国蔷薇玫瑰“慕斯科萨”，用手指微微碰触一下那些有些黏性的纤毛，再把手指靠近鼻尖，就能闻到独特的香气。在弟妹来信与姥姥内心碰触的刹那，她毫不犹豫地报以芬芳，是天性使然。

用。但笔者以为，人与人之间经常保持“一米线”，既是预防病毒传播的需要，更是一种文明素养的体现。“一米线”产生的距离，美就美在，可以使公共场合的秩序井然有序，成为城市文明一道亮丽的风景线；美就美在，短短的“一米”，能够成为一条健康的安全线；美就美在，在公共场合中，人与人之间自觉地保持适当的距离，体现了对他人隐私的尊重。

但愿“一米线”能够成为我们常态化生活方式，成为文明健康的习惯。

常志一米线

## 岁月有芬芳

夏丽柠



花之信笺 (水彩) 郑丽萍

近日，宁波鄞州区不同场所的“一米线”标识在精心设计中显得五彩缤纷：配合医院温馨安宁的氛围，地贴采用“绿色脚印”；户外景点景区是“一米红花”造型；超市“一米线”是红色，车站为橙色……

在人群中劝导的志愿者，还搭配了白色“翅膀”，展开正好一米，提示排队间距。

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，为了不使人群近距离聚集，不少公共场所都使用了“一米线”，对疫情的防控确实起到了“赢”在一米外，健康千万家”的积极作用。

家的对外活动，都让她抱着宝宝一起参加，在饭桌上，亲朋好友谈起孩子的教育问题，她经常积极发言，不是插嘴，而是细说自己的观点，她也确实说得蛮有道理。我说小文你知道的不少啊，她答奶奶我一直在看有关教育的文章。

一年很快过去了。2019年底小文准备回家过年，并且不再回来了。孙子喜欢小文阿

## 小文阿姨还能来吗？

潘家新

姨。而春节过后我们家有些事情需要处理，立马换阿姨不太方便，儿子儿媳和小文商量能否过年后再来我家做三四个月，帮助我们过渡一下。小文答应了。

2019年12月31日小文回家了。2020年1月，新冠肺炎疫情暴发。小文是湖北籍。儿媳和小文一直保持联系。小文说她的村子已经封了，他们全家人都在家里，一切安好。

2月中旬，上海陆续复工。我先生平时不管家务事，这次第一个发言：“小文是湖北人啊，不能再来了。”我说你们单位的小某是湖北人，他今年没回去，若是回去了出来后你们

灰尘，大家都讨厌。土地，大家都喜欢，至少想起遥远的土地，泥土没有刮进自家客厅，我们心里仍有对土地的亲近。

但对此我们习惯了，不提出疑问；也习惯了没有答案的生活。

你是谁？去哪儿？干什么？过去门卫经常问的问题，被大家开玩笑说成是最哲学的提问。但我们一出示身份证，似乎一切了然。我们自己久而久之似乎也因此知道自己是誰。身份证，手机号，密码，验证码……解构了哲学在

日常生活中的意义，撤销了他们的地位。不管什么领域的学者吧，当他对我们说，我们已经进入后现代，我们的一个朋友本能的反应是——后现代跟我有何关系？

她的事不关己，只是没有与之建立联系。没有建立联系，是因为没有问题。没有问题就不会发现日常生活的“不同寻常”。

你考大学，是你想考吗？不是。那你为什么要考？大家都考啊。你看，你的决定实际上是大家替你做出的。哎，真是啊！为什么？你害怕。你要是按照自己的意愿做出不考大学，当厨师的决定，就脱离了大多数，你就变得和他们不一样了，你就变成少数了。——与众不同，首先让人感到的是害怕或者压力。

你了解自己吗？我以为了解啊。你刚才这么说，我不敢说了。你是一个不稳定的状态，是一束束精神肉体的集合，是某种情结的集合。你的这个状态是可以被人入侵的，金钱意识占了主导，你就会拼命赚钱，甚至为了发财不择手段。当情欲压倒其他，你会变成自己都无法相信的情种。当你被虚无攫住，你会抑郁悲观……走在大街上，与你擦肩而过的人似乎都在某种情结之下。有时，我们只能从孩子天真无邪的笑脸上看到纯真自我的闪现。那样的笑容立刻钻进我们内心最柔软

的地方，让我们不由自主地发出一个回应的微笑，就像太阳光中我们眯起眼睛那样。

你说得对，只有小孩儿看我时，我才觉得是真看。他真的在看我，纯粹的好奇。这纯粹的目光可能就在你心里引起了自我的最纯粹的状态。就像心理学家举的那个例子，击球手击球时都是紧张的，但在球飞起来之后的瞬间里，他看着球，完全放松地沉醉在球的抛落瞬间里，这就是他最纯粹的自我状态。

除了酒精，我们一般沉醉在哪里？我们沉醉的瞬间纯粹吗？如阳光，如星空，如海浪，如微笑？哲学意义上的自我探寻，自我认知渐渐消失了。不是因为知道了自己是谁，是怎样的，而是不知道有这么回事。

生活变得越来越具体的时候，房子的平米数和地点以及它的升值空间，汽车的动能以及它未来的发展趋势，现在加上疫情引发的对健康的重视……所有这些都变成了催化剂，把我们的生活从土地上升到灰尘的级别。表面看是升华了，实际呢？一粒尘埃，在空中身不由己的飘浮中对土地的俯瞰，又能得出什么结论呢？

传统、现代，后现代，无论在哪个领域，都可以借用这个参照——我们离土地越来越远。从英国工业革命开始，农民离开土地进到工厂变成工人，这个离开就不停止过。我们离开土地，踩上柏油路。我们离开森林活在空调中。身土分开以后，我们相信清洁剂是干净的，泥土是脏的。

很多年前，我看到一个报道，瑞典一位著名的歌唱家退休后回到家乡务农，人家问她为什么，她说，她妈妈告诉她，人不要离开土地太远，离得越远摔得越狠。原来还有这么一回事！天人合一，身土不二，这种理念使一些艺术家在世界舞台上，保持了自己的体面；即使摔落，离地不远，也没摔碎了骨架。

我们讨厌灰尘，不讨厌土地；我们讨厌沫子，不讨厌水；我们讨厌街上的落叶，不讨厌森林……我们讨厌人的毛病，不讨厌人的本性。

那么，我们在所有媒体上看到的令人厌恶的行为，都是人类毛病花朵的盛开。谴责它，很容易粉饰了自己——我不会做出那些丑陋之事！

你怎么知道？！也许，时间真的到了，我们该考虑逐渐降落……

## 灰尘和土地

冯一文

## 十日谈

家政有故事 责编：杨晓晖

明起刊登 一组“称心遂意乐淘淘”，责编：龚建星。

